

在麦盖提县。吃饭进行到一半，艾海提·买买提和他的两个兄弟匆匆赶到，抱着吉他和手鼓。

他们坐在房间的一角，开始唱歌。他们先唱了一首《打起手鼓唱起歌》，又唱了一首维吾尔族歌曲，歌曲很欢快。艾海提歌声动人。他唱那首维吾尔族歌曲的时候，扬起脖子，声音嘶哑，歌词我听不懂，但那歌声里分明有一种力量，让我忍不住眼睛湿润。

每天我都看到她。她见别人笑开花。她见到我不说话。你的名字叫古丽赛迪。我在梦里见过你。我深深地爱上你。我也真的需要你。作为一种民俗，刀郎木卡姆在2006年被列入中国第一批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。

艾海提·买买提就是刀郎木卡姆的传承人之一。刀郎木卡姆集歌、舞、乐于一体，分布在塔里木盆地西北部，以叶尔羌河至塔里木河流域为中心的刀郎地区，尤以麦盖提县为盛。我问艾海提·买买提：你和你的兄弟，总共三个

人，他们两个人分别叫什么名字？

艾海提·买买提：那两个兄弟，一个叫地力夏提·阿巴斯，他弹的是维吾尔族热瓦普。还有一个叫阿

刀郎木卡姆记

周华诚

不都海力力·买买提艾力，他弹的是维吾尔族手鼓和扬琴。

我：你们是一个乐队吗？艾海提·买买提：是的，我们的乐队名字叫“巴雅碗乐队”，巴雅碗，就是戈壁滩的意思。

我：你学习刀郎木卡姆

姆几年了？刀郎木卡姆有特别的魅力吗？

艾海提·买买提：已经十六七年了。我喜欢刀郎木卡姆。只要是麦盖提人，都对刀郎木卡姆特别感兴趣。因为它不管是旋律上、节奏上还是演唱上，都很自由。

我：时间已经很晚了，你们还赶到酒店来给我们唱歌，谢谢你们！我想知道在接到邀请之前，你在干什么？

艾海提·买买提：那时候我还在吃饭，跟我老婆一起。她在乡下工作，有一点距离。差不多一个月能来一次，跟我见面。接到电话后，我把她一个人留在那里，

然后来你们那里唱歌了。夜深未及多聊，便各奔西东。

第二天，我们去了麦盖提县的刀郎农民画乡，然后进入北纬39度沙漠基地。19世纪瑞典探险家斯文·赫定，就是从麦盖提出发，进入沙漠，发现丹丹乌里克遗址、喀拉墩、麻扎塔格城堡、楼兰古城等历史遗迹。

大漠苍凉，天地雄浑。从沙漠里出来，一群维吾尔青年唱歌、弹琴、跳舞，献给远方的客人。人群之中，居然又看见了艾海提·买买提。

真高兴。分别前，我们肩并着肩地拍了一张合影。

有人说：疫情以后我们要重新学习怎样讲话。这不是夸大其词，过去的一年——戴口罩、社交距离使我们改变了讲话的方式。我们讲话的速度大大加快，有时会很唐突地转变话题，草草结束谈话，回到隔离的环境，又会对刚刚没有好好交谈感到遗憾。

每人每天都有人际沟通，疫情使人际沟通的重要性增加了，不要小看闲谈，一切谈话都是从闲谈开始的。闲谈数句后，我们才开始向对方表示关爱；也是从闲谈开始，我们向对方吐露自己过去的一年是多么的艰辛！

不可避免的是，当今谈话的话题，肯定会涉及生病、住院甚至死亡。去年某日，我和内人在街坊散步时遇到一位邻居，内人谈起她在南京的堂姐最近不慎摔了一跤，目前正在康复中。邻居听着听着，突然失去了控制，说她的爸爸在武汉得了新冠肺炎，不幸去世了，她抽噎了……

我们表示了哀悼。我在想，在疫情以前，如果遇到邻居可能就是说声“你好”，或者是挥一下手。经历过疫情，人们会觉得有需要和别人讲点什么，这种讲话，其实比闲谈更进了一步，让别人知道我们是可以听她（他）倾诉的人。

许多闲谈初看是没有结果的，就像和那位邻居的谈话一样，并没有抚平她的哀痛。但为什么一定要有效果呢？我记起当年在培训班，一位研究人际沟通的教员讲过的话：“要期待，也要接受没有结果的谈话……”闲谈是临时的，有时甚至是鲁莽的，但这并不重要，通过闲谈，至少知道了伤痛在哪里，而简单的、不断地交谈、慰问、鼓励，不啻是一次一次地用沙浆涂抹在墙面上，修补裂缝吗？

有一个成语叫“逆来顺受”，我们取其中的一层意思：“对外来的困难采取顺从的态度”。当人们遭遇极大不幸的时候，特别是亲人突遭意外死亡等，周围的人会尽力找出各种话来安慰他们。我有一位朋友告诉我她亲身经历的事：她和未婚夫外出旅游时遇到车祸，未婚夫不幸身亡。周围邻居见到她身陷痛苦，都竭尽全力地安慰她，比如“你一定会找到更好的男朋友”，“有什么困难，有什么需要帮助的请告诉我们”。

她觉得，说这些话的人是好心。“他们为无法帮助‘我’而困扰”，她对我说：“说了以后，他们认为我的痛苦减轻了，他们也如释重负了。”

其实，那位朋友的痛苦一点也没有减轻。有一次，她在“星巴克”排队的时候碰到她家对面一家饭店的老板也在等咖啡。她对她说：“我和我的男朋友不熟，但我知道他是个很棒的人。”他又加了一句：“我想对你说：你肯定会痛苦很长时间的，然后，你会好过些。”

我的朋友说，这是她失去未婚夫后听到的最好的安慰。他的话正符合她那时那刻的心情，现实情况也确实如此。

有时候，最好的安慰，是一种闲谈式的安慰——它不带有特别的动机，也没有徒劳无益的努力要去改变什么。

采摘下来的明前茶4000元，6000元一斤都有，不过，东山小王说：我们从来没有卖到过这个价位。市场上的消费者一般接受的是2000元一斤。

东山之行，也有感慨，遥想当年多次多地采访茶叶采摘现场，站在路边仰望山上，大草帽，蓝布褂，年轻较好的面容，纤细白嫩的手指，皆成往事。刚刚开过的桃花，唐代诗人崔护留下一句千古绝唱：“人面不知何处去，桃花依旧笑春风”。于今略相似，是采茶。那天，收了茶钱，再不肯收饭钱，小王说这是招待朋友的家常菜。茶叶香、人情美，我们对东山碧螺春留下了印象。

闲谈、安慰及其他

周炳桢



黑与红的记忆(中国画)

施恩涵

黄梅到江南，烟雨罩人家。人觉得毙死，青蛙却在池塘畔青草里尽情欢畅。窗前，一盏油灯，时过夜半，诗人闲敲着棋子，望着悄悄落下的灯花，期待着所约之人。这是读“黄梅时节家家雨，青草池塘处处蛙。有约不来过夜半，闲敲棋子落灯花。”时眼前所现的一幕。

这个情景，我第一反应是这个意境里的生态（因为现在难得听到蛙声），夜雨纷纷，蛙声一片，窗前灯下，读书、吃茶、手谈、待友…雨、蛙、人，自然与生命和谐静美。生态，不就是生命之间的状态吗？人与自然万物和谐共存，不是一种理想吗？你约客未至，听听蛙的叫声，免得一个人等得寂寞心焦。

黄梅季节天气潮湿，人心烦恼，人的情绪与物的生长都受时节影响。我为窗前灯下等待了半夜的那个诗人的心态叫绝，这么平和，静美之极。听着雨声，听着蛙声，听到半夜，约客未来，也只闲敲了一下棋子，心如静水，修养到家了，这是古代读书的状态。不过，也有人读出了诗人内心的焦虑，说是闲敲棋子，下手还是很重，所以震落了灯花。我想，这也许是读诗之人自己焦虑了，也读出了焦虑吧。

灯心草做油灯之灯心，灯心吸油慢慢燃烧着自己，点灯时间长了，燃烧枯焦部分自然脱落，掉下来时还有火星，所以看起来像灯花，不敲也要落下来。后来人们用纱做灯心，耐燃烧，但灯点久了也要用剪刀剪掉枯焦部分，灯

才更光明。“闲敲棋子落灯花”，这句耐人寻味的诗句，这个闲敲表达什么样

待约之境

资承

的心情，灯花是自燃而脱落还是震落的，只有诗人自己清楚，后人揣测了千年。

我所好奇的是，诗人约了谁？这个人能使诗人等到半夜，还只是闲敲一下棋子，似乎还会等下去。我相信这是一个值得使诗人等待的人。君子之交，信也，历史上传颂的许多等待之约，等的是信，约的是誉。

生态、心态、信誉，这里，等待成了一种境界，在这种境界里发酵出了明净自然、清新隽永又耐人寻味的诗句，流传到焦虑的现代。如今聚餐、茶约、练球、玩牌，社交丰富，有迟到的人，有爽约的人，自有等待

我是爱茶者，窃以为苏州碧螺春、西湖龙井、安吉白茶，此三者，色香味最为可人。

春天来了，岸边的柳树新芽劲爆，依依垂下，撩拨人时，除以春心萌动，就是远方春茶的采摘消息，所谓物候，此时应去产地迎接，及至上市就太晚了。

去东山。开车，2个小时后在环湖大道上，望着窗外的湖光山影，春风骀荡，心驰神往。瞥见“中国碧螺春之乡——东山”，一排大字跃入眼帘。“风景旧曾谙”，来过好多次，如今没有任务，彻底放下，唯有贪婪地吮吸新鲜的空气，饱览无边的秀色。

沿着太湖行驶，进入

陆巷古镇，东山小王家在石前，我猜想这是一个自然村的名字。导航可谓精准，在村口有过迟疑，最终到达小王家的院落旁，一位地地道道的农妇风风火火

东山小王与碧螺春

朱全弟

地出来招呼，一口一口地叫着从上海来的孟老师，热情洋溢，淳朴自然。甫坐下，一杯清澈浓郁绿意盎然的碧螺春放到眼前。抿一口，沁香通透，贯穿周身，爽！口感味第一春。

四十岁刚出头的小王，干练爽直，她留下丈夫小李作陪，一转身就去为我们做饭了。趁此空隙，孟老师建议，先去后山走一走。出门到后村，遇见一棵大树，仔细端详，这是2000年的银杏，树神。再去看漫坡的茶树郁郁葱葱，我有一种探亲的感觉。还有杨梅、枇杷、栗子、橘子、白果树等，这么多的经济作物，一座山是聚宝盆。

回来，一桌丰盛的农家大餐，有庭院里捉来刚

《尚书·洪范》：“一曰水，二曰火，三曰木，四曰金，五曰土。”中国古代哲学家用五行（金木水火土）理论，来说明世界万物的

读书五行

那秋生

形成及其相互关系。我把它应用于读书之中，就形成了一种五行阅读观：书是金，一个人保持读书的习惯最为可贵，需要执着的追求，永不放弃的信念；书是木，人生的成长依靠阅读，不只在对于外部世界的改造，更在于根植心灵世界的完善；书是水，阅读既有张弓搭箭的穿透力，更是靠水滴石穿的柔性力；书是火，如果人生是一场夜行，那么阅读便是手中的火把或头顶的星空；书是土，阅读让我们的心灵回归厚朴，这是读者关于心灵故土的深情守望。

进藏之路

李文

休后已五上西藏，得知我首次进藏，便热情地给我提示入藏注意事项，对我们后续旅行中颇有帮助。我们边聊边注视着窗外，不知不觉中沱沱河已展现在眼前。沱沱河发源于唐古拉山脉主峰格拉丹东西南侧姜根迪如雪山的冰川，是长江正源，青藏铁路所经的这段也是景色最美的。

雪山冰峰，无垠草地，放亮的天空倒映在沱沱河的沼泽湿地上，似条条五彩的光带；冉冉升起的太阳，把远处的雪山披上一层金色的薄纱，美丽壮观。虽说列车晚点了五六个小时，但也让我们看到了青藏高原最佳时段中的最美景色。

列车经唐古拉山、安多、那

宰杀的鸡，河里捞上来的鱼，一碗喷香的红烧肉，还有白暂透出一淡黄色的春笋，味道鲜美，真的是大快朵颐。

品茗说茶事。客堂间前面的小屋，一老者正在挑选采摘下来的芽尖。老者是小李的父亲，北望村第二任支书，1971年在渭南当兵，5年后复员回家。当了十年书记。那时最大的问题是穷，养一个孩子，女的，再养，要干活，希望添一个男丁。当时村里要种水稻，茶树很少。说起碧螺春，老李认为还是近年来最红火，水稻不种了，养蟹也治理了，栗子和白果因为效益滑坡，也很少种了，现在多的是5月15日至30日的枇杷树，6月10日至20日的杨梅树，一句话，村民的选择就是效益至上。

老李说，今年的碧螺春是顺产期，茶叶长得快，芽也出得快。采茶要抢，从宿迁、连云港叫来的4位采茶工，150元加上来回车贴，包吃包住，一个人每天起码200元，这些人年龄都在50岁以上。采得慢的人，连工资都没有采出来。所以，最好是熟练工。

当然，采茶工钱不好赚，也有“谁知盘中餐，粒粒皆辛苦”的境况。三斤毛茶剪下来，只剩六七两，四斤才能炒出一斤茶叶，这是出太阳的日子。如果下雨天，水多分，还要四斤多一点。采完茶叶，剪掉茶树的枝干，以保证明年的茶叶生长。只采春茶，秋茶没人要，九、十月修剪、整枝。碧螺春不愁卖，最早

七夕会

海拔5013米，常年积雪，有远古时期冰川活动遗迹，五彩经幡连地接天，景色令人赞叹。原是拉萨至林芝的必经之路，现在的拉林高速公路的隧道已通车。上来拉山口还要绕道318国道一段，过了米拉山口后即可再进入拉林高速。拉林高速虽然路况非常好，但限速只有80码，一路行驶，一路观景，也没有觉得乏味。

车辆过林芝后又回到了318国道，行驶了50余公里来到了鲁朗林海。鲁朗林海曾被誉为“雪域瑞士”，田园牧歌般的浪漫画卷，素有“西藏江南”美称。远看田间、村头，牛、羊在山坡草地上啃着草、晒着太阳，一派恬静而优雅的景象，牧场

七夕会

边那木板搭建的围栏高低起伏、错落有致。我们被眼前的美景深深地吸引，立刻把车停靠在路边，一个个迫不及待像孩子般地冲入围栏边，我们一行中的老大哥，手拿着刚脱的衣服当马鞭，欢快地追着一头挂着铃铛的牛奔跑着，“叮咚”“叮咚”的旋律伴着大哥的吆喝声，如同一首优美田园二重唱，他仿佛又回到了六十年前的童年，我们拿起手机，把这美好一幕一一记录下来。

缓缓西下太阳的光芒，透过起伏的天际线铺满大地，更显华丽，晚霞在远山上浮动，天空开始暗了下来……

旅游

